

98446

汾陽縣志

金

重修汾陽縣志序

遐世有傳人遐世有傳書也遐世有傳政  
遐世有必傳之人與書矣書契出而結繩  
改迺謂倉頡造字鬼夜哭天雨粟以爲化  
朕虞洩之徵然歟否歟然亦政蹟荒忽而  
朝代不見臚晰典謨燦而於言誥繁奚爲代

序

一

不過數人七亦不數事毋乃史職罕出書  
傳亦缺有聞乎因而朝代錯綜而牧伯未  
有分釐周禮著內史外史有志之名而惜  
其失所編次春秋以魯統列侯開志之天  
而不嫌雜然並陳立明始各國自爲一語  
班固始更史遷八表爲十志雖摛摭有餘

而規恢頽陜第不可不謂郡邑之志所繇  
昉也。要以傳古載籍及後來諸史無非代  
出一名彥鉅才裒輯縹緗揚譜牒遂獲  
標舉以成勝槩苟紀畧不訖闕文周述無  
爲之先孰爲之後則謹嚴於乘除迭換以  
求墜緒薪火之傳非無故也。蓋徃代著作

非此莫續來禩紀錄非此莫生翻令間世  
矜名之流得執咎此數十載身其責而失  
之表草者獨能其耶諸史家所論天下郡  
國揆藻增新秉式罔軼何以如土地如人  
民如政事如文獻皆能詳而有體要而彌  
括豈必步勤章亥訪勞勩和人哉良緣郡邑

各有成書。庶集而躋食之。易也。焉耳。然其志一備則供快全。搜其志一不備則貽憾。中斷此又醇深之學。古入官不欲苟爲俗吏。而亟慕乎文吏者。所有事矣。雖然俗吏不可爲也。而不可爲文吏可爲也。而不可爲厥猶翼也者。因乎心。敷政優也者。因乎時。讀

序

三

三墳五典。八索九丘之書。因者乎。所需纂著之才。三者比自具。然後足以創始。而垂成。得其心矣。而非其時。得其時矣。而非其所需。纂著之才。其始也。固難言之。其成也。鮮不爲狗尾續貂。而敗絮貯錦矣。汾陽吳君。含章有譽。小物以克。勤理人行政。有暇輒念汾

舊有志今時歷四紀而縮事更易代而新  
聲跡有傳光影虞逝若復闕焉不講懼又  
醫爲如前三者口實也爰咨縉紳先生請  
之郡清明刺史丞暨理乃敦諭余以修葺  
吳君可謂心與時競吏而文矣余以樗櫟  
非材吏隱半刺顧以署寂事簡之躬應駢

序

四

今躡古之命蠹魚三食倦字猥欲規星化  
丹操刀學割洵慮手刃之兩傷也何則捉  
鬼捉象獅子皆用全力修史力如捉象修  
志力如捉鬼而自求其所爲全者則才虧  
二斗學斬三冬元精不貫諸胸全豹鮮窺  
於目於以俟揮曩蘊抽揚來軌取舍裁

蕪陋交譏明來人非幽生鬼謫曷言顧之  
云何吁矣乃冰霜其懷寒暑其事擴上下  
數千年心眼爲出入數十載討尋於古則  
絹袞牙籤弓之太史滄翁朱夫子家藏及  
邑先大夫王龍崗龍洲孔文谷邑前令尹  
氏覺民諸志以別其爲西河爲汾州自春

序

五

秋迄明故實用備前志所畧於今則訪封  
畧官師於其端爲汾陽者向邑之名碩耆  
宿當代先達聞人自明萬曆庚戌至

大清順治乙未始訖四十五年以啓後志之

詳所見所聞所傳

聞弗敢遺大書特書不

一書又無之可忽焉凡爲土地爲人民爲

政事爲文獻卷爲四綱亦四之紀十有一  
目七十有六例增於舊文簡於前編列論  
斷多祖述遷固而枝輔范曄云然不過書  
汾所有政以書傳汾以汾書傳汾人翻得  
藉手文小子弁鄙爾若夫曰其弁鄙加之  
潤色而登之黼黻又待金閨蘭籍賢人君

序

六

子出焉

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乙未孟夏上浣汾州

府通判劉文德撰



汾陽縣志叙

今郡邑之志古列國之史也周  
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  
國之志古之志皆以史領之而  
志又通謂之史蓋史如掌志如

叙

指之出于掌之仍統夫指志彙  
為史之散則為志兩漢以降文  
士多而史才少志乘之脩雜之  
然難之此江淹鄭樵之所以嘆  
也汾陽自勝國萬曆己酉迄茲

乙未幾：五十年竟無志五十  
年間豈繫無人或者若無所稽  
而不能作不則偶有所忌而不  
敢作不則有所稽無所忌或固  
陋菴荒推諉而不肯作坐令改

叙

二

革之夫事變之重湮滅無傳必  
有執其咎者矣適楚閩人

劉公資生先生為郡上佐家藏  
爽澹之書世擅雕龍之業安貧  
樂道公遊閩如殆隱於吏者流

也賢令吳公心儀之拉諸紳士  
白郡伯王大夫敦請先生任厥  
事先生唯々受簡經三時志成  
致余校閱志大綱有四倣夏之  
禹貢周之職方山川風物于是

叙

三

乎悉曰志土地倣周禮之鄉遂  
里鄴史記之平準桓寬之鹽鐵  
論征賦徭役于是乎著曰志人  
民倣周之官制左傳國語之甄  
明法麗典垂文經武緯于是乎

詳曰志政事倣司馬子長之列  
傳諸史之經籍闡幽表異振藻  
揚葩于是乎兼曰志文獻而且  
紀以承經紀十有一目以承紀  
目七十有六災祥仙釋雜著紀

叙

四

異附焉編摩井々然叙次秩々  
然考訛誤則正三豕之文晰理  
辭則折白馬之辯品物之核以  
周也陽秋之精而裁也片語隻  
字無非威鳳一毛祥麟片甲洵

良史才乎余因而嘆才人之難  
值而文詞之不可已也世但知  
人乞靈于地安知地乞靈于人  
又安知地與人乞靈于文維嶽  
降神生甫及申是謂地之靈人

叙

五

以地傳于木隱而西河美黃石  
生而穀城芳是謂人之靈地以  
人傳在思之賦三都張衡之賦  
兩京當時之皇圖景物珍竒詭  
異千萬世下宛然在目向使二

賦不作大半銷沉矣是謂文之  
靈地與人以文傳幸也吾汾地  
與人之以先生之文傳也雖然  
先生道味飴其官情蠟嚼恬而  
鎮物之躁靜而化時之爭約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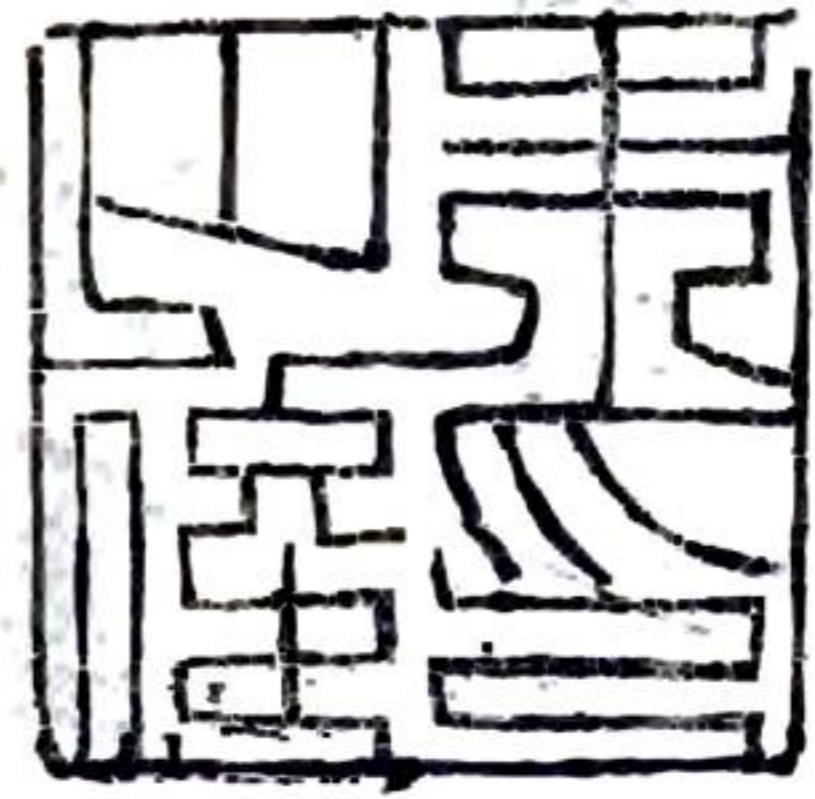
叙

六

挽俗之侈其取重于世更有在  
于文之先者余所為心折欣慕  
而願為執鞭焉又不啻以其文  
矣

順治乙未中秋日

賜同進士出身原任內翰林秘  
書院侍讀纂修明史副總裁  
予致汾人朱之俊撰



汾陽縣志小引

邑之有志取其在紀事云爾  
事因乎地紀載以文謂之  
文而非僅以文也 參政劉君  
源流言風俗之正實際存

引

古可以志之 撥乎今可以式  
後是亦為鴻禧心焉 德  
抱新理為具通 侯者表  
宗廟遺 斟酌於 宜勤  
成一代之 家書 必也 勿忘

存乎其間是於物之有志也  
于嘉靖之甲寅就于己亥之曆  
已酉四強維華自邑南以後  
泯乎闕焉夫此治一方之  
之美善未嘗替息也父

引

二

或云見此傳聞難可耳目  
接也驛之可十之者乃一  
而君子之用以湮後者傳也  
者乃其間之志也夫其

如為可駕為公滑也先  
生情雅君子也識結不無  
倬爾為章心謂抱節理  
而具通也讀也先結也其請  
悅然以何算為何通籍情

引

三

據考頻撮要曰土也而  
文疆軍運置固軍年  
英名曰人民而戶口  
耗出下之如詳是曰  
人事神文也強張之包備